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夢澤集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_臣葉元符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_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_臣李玉濱

欽定四庫全書

夢澤集卷十六

明 王廷陳 撰

文

平寇

長沙之寇釀而竊發楚人恐大中丞翟公有憂焉曰亂
其萌芽是而不翦長此安窮矣或曰無年其俟諸公曰
亟而圖之予猶晚之懼也而以俟夫俟資之蔓也蔓而

圖費且侈且夫謀大者斷乃成於是請用兵取其鯨鯢而戮之功既成以聞上嘉賚馬曰微瓚朕其無楚憂公北向稽首謝曰君之靈也二三臣之力也臣何功之有馬夢澤子間之曰公蔚豹變之文負鷹揚之勇即撥亂世反之正且無難矧此纖醜何足為公頌馬公祛大賊五非國人之所知也夫兵革之賊可執而誅也非賊之賊不可得而誅也一曰民之賊二曰吏之賊三曰政之賊四曰學之賊五曰德之賊今夫修任俠之行敗長厚

之俗凡化誨之流工庀覆之術冒殊死之實而無小辟
之指也是故公觸忌諱而司敗莫何然不何則君上最
病此民之賊也亡棄禮節而務邪媚道夷廉恥之界徇
世俗之好締縉紳之譽而失閭閻之心姓氏沸於表薦
而民莫愛焉夫吏以民設也民莫愛則上下安賴然又
莫得而廉之也此吏之賊也談政者鮮執體要而文法
之務飭焉微有舉措必稱周官羞比漢室從而跡之反
出近代下然猶翕翕然謂善也此政之賊也綴學之士

是信末師而違於道真造支離之辭乖風雅之旨然猶
守殘保陋持堅白不相下也此學之賊也恬而宅競恭
而蓄倨讓而基攘比聖附賢心之則蹻跼矣言性語命
履之則貨賄矣此德之賊也夫賊於德求學之弗賊弗
得也賊於吏求民之弗賊弗得也賊於民求無兵革之
賊弗得也故兵革之賊賊之微者也自公之蒞楚也隱
無遁情狡無完魄民有賊焉者鮮矣媚不蒙褒貞不逢
抑更有賊焉者鮮矣名不遺實敝不掩良政有賊焉者

鮮矣高必準古卑不逐時學有賊馬者鮮矣言必稽行
貌不違心德有賊馬者鮮矣故公德之長也學之準也
政之式也吏之表也民之風也行此五者於天下無兵
馬可也矧惟楚邦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此之謂也
抑是役也帝賚而不愛公讓而不有詩曰我有嘉賓中
心貺之又曰公孫碩膚亦烏儿儿此之謂也

哀引

先大夫沈公之卒於潭也潭之人久而思而祠焉其孫

柱史君以觀風至祠謁馬愴然悲馬踟躕馬搞文以奠
馬迺若弗能去之間者感馬為賦詩馬或以傳於王子
王子曰是詩也其傳矣曰何也曰見大夫之仁馬見柱
史之孝馬見楚人之厚馬夫執法之家務持一切嚴而
少恩甚者意為之出入賄為之重輕故當其身有位而
民病之去而幸焉其既去也則復至之恐也況夫逖德
不磨流風激人長老能述子弟率從奔走無數報薦是
隆於是乎見仁矣今之子若孫者先世雖有德美不知

也即知之弗能稱述也甚者不淑以隕其家聲是故行
乎墟墓之間心弗能為動也愛不加於粉梓況夫感慨
陳迹俛仰生悲長歌之戚從夫涕洟積思廉逸遐軌不
遺於是乎見孝矣今之世鄉鮮不佻之民工無舉故之
議是故於其長也視若過旅焉懃則指詆焉無忌也朝
綬不綰暮揖不至於其既去也若棄遺焉不顧也詰之
姓氏不識也況夫申之祠祀伏臘是供發之聲詩引慕
莫窮於是乎見厚矣夫以大夫之仁也雖非其孫有不

表於後世者乎而況柱史之賢足以濟美乎夫以往史之孝也雖非其祖之遺也有不大其先世者乎而況大夫之仁足以自締於人乎夫其仁且孝之聞於人也戾夫為之含悽殊俗為之夫愉而況夫哀怨者楚風之遺乎又其今昔浸潤其澤者乎羊公之碣見者淚墮今也潭其峴首矣是其後有墮淚者不專羊公也二妃求舜於蒼梧之野染淚於筠久而不滅今也潭其蒼梧矣是而後有斑在筠者不專帝妃也招魂諸作哀些之音觸

之者鮮不鳴號馬歔歔馬喪失其所歡今也其招魂之
嗣響矣是而後有以哀些吟者不專屈宋輩也夫三者
皆楚之遺也而是編也該馬是故知其傳也

七申

嘉靖十有五年仲冬十有四日翟母太夫人年八十有
九楚父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儼然造夢澤生而言馬
曰自母之子中丞公之撫楚也羔羊之節風於下僚露
冒之惠兼於隕落汪濊之澤逮於昆蟲懷來之政被於

荒廓而又優跢弛之士消愼收之俗棄委瑣之文策罷
驚之足是故三年之間菑害莫逢螟蟲避稼猛獸避畜
貪綬不綰凶領不屬雅行者無淪胥之憂當辟者絕失
情之獄耄耋有養而孤獨者獲恃也公之壽楚也至矣
夫飲水者必德其源飫實者必懷其祗故任姒篤周詠
嘆於詩人孟陶啟哲炳載於列史母誕公以壽楚楚人
德公而遺母是昧於本根而與務報之由也母之誕也
敢謀壽母生曰客言誠是然河海之施非涓流所報累

重之感非緒誤所陳也客曰用情者無嫌於細貢實者
不務於誇故芹芷之美獻之至尊澗溪之毛羞於王公
瓠葉在雅采繁在風吾儕楚產也闡地之有演楚之遺
予以藉手公堂是躋生曰可得聞歟客曰鵠山之下漢
水經之春夏之漲橫流溢出入決潏驚陂池洶湧澎湃
泌滯靡離乃使異術之士移醴泉於中流不假營於康
秋而陽侯效幻罔象冥推澈冽濺醇膠盪沸醅鷁鷁鳬
鷺鴻鵠鵠鵠之屬唼喋其中者悉委羽傑池欲去而不

能奮飛於是千夫引之萬斛為甕維北有斗以酌以斟
跪奉母前萬壽是稱又使參佐賓客之流盡其餘尊作
情啜之萬之一分而遂巡歌側噓唏煩醒此天下之至
飲也可以壽乎生曰滋味之侈未足壽也客曰夫楚淵
澤夥複古稱多魚鰕鰭漸離鰻魴鰓鯉鯢鯢鰓鰕
魴魴潛處族滋接尾摩鱗雖有博物智給之士未能縷
名悉數而不困於知也於是川澤之虞縱大罟曳脩網
罩留綸餌織繫倉皇哭施緩布纚屬低昂蛟龍失勢鱣

鮪改窟鯨鯢辟易陵窘踏促雖有蘊神俟昇能為風雲
者莫不摧鱗折翼呀嚇寂伏掉栗而屢驚然後選肉而
取色腴命登乃使饕子提刀睨臨揮拂鑿切五味雜陳
糝雪縷銀系纖襲輕厚薄中倫調以易牙烹以莘臣衆
賓旅進薦之王盤母少啖之怡精和神其膏鯉之棄沾
於萌隸莫不厭飫而忭欣此亦天下之至甘也可以壽
乎生曰暴殄之遺未足壽也客曰亭臯相望隈隩曼延
江蘿荃蕙豪本射干靡蕪留夷揭車木蘭鮮支若蓀蔣

亭青蘋北虎布獲必第寅緣掄株律葉衆掇時奪於是
截霞為裾裁虹為佩廣約準材軋芴縫製郁郁菲菲應
颺披靡吐芳揚烈氣飄不止乃有仙姝靈媪感而下之
留輶駐軒鸞行鳳隊滯眷而不騫此天下之至馨也可
以壽乎生曰服御之奇修姱之飾未足壽也客曰瀟湘
之岸籠鍾簞篠攢立叢倚成排戟起側綴支委窠隆突
夷浸淫不已其上則勁稍直節干霄拔特其下則蹇產
蟠結輪菌而莫測秋潦迴湍激滌蝕切夏則烈日炎颺

之所激也冬則飛霰素雪朔氣之所肅也朝則希旦之
禽先旭羣鳴暮則羈雌窮獸懇根利深物感氣蒸色質
間成踰王汰金乃使操斤之士入林而求之斷龍斬螭
九節是宜刻鳩其顛老人所持出入指爪鏗然有聲神
物馴狎百怪莫侵容與相羊遊於帝庭此天下之至珍
也足以壽乎生曰衰憊之資母健若飛未足壽也客曰
間之傳記襄王之所夢交甫之所覲信列仙之佳麗也
爾乃應期而至或自漢清或自高唐飄若鴻舉矯若龍

翔脩然鸞峙的然珠光睇盼繚繞引握無方縱躋迅躍
微埃弗揚若驚若狂若露若藏若執若忘便嫫渺茫體
約穀素齒出宮商轉黛流目清歌侑觴於是折若木以
却景抑羲和以緩轡歡悰未溘蘭燈屢繼覩者忘疲聆
音失味此亦聲色之至娛也可以壽乎生曰妖冶之極
清虛之累未足壽也容曰將使屈原宋玉景差唐勒之
徒推本二儀極命萬卉丘索所遺爾雅所棄比事綴辭
引物連類競藻撫麗英華各致高思薄天深構入淵搜

隱理紛雋取鄙捐於是贊西池之會誇東海之籌紀莊
周之椿演箕子之疇五色參錯星緯屬絡情象累貫
精采揮霍其觀於人也高者生敬卑者氣奪其亟變而
屢易也異態如夏雲又如天孫運杼色縷繽紛其或采
諺陳謠撲指直載田父里媪亦得而解其奇出而誕就
也或倚相所未讀揚雄所未識其冥求而幽闡也鬼魅
黯窺跳號頓立駭情跡之莫秘此亦詞賦之至偉也足
以壽乎生曰幾矣客遂推而進之曰未既此騷人之餘

習未足論於道也將使大雅君子刊華就實理詩書之
文繹義孔之旨取母之徽懿合而擬之萬不一失故其
利柔順之貞通黃中之理敦樛木之仁正家人之位婦
道母儀俱舉並飭行無可選事不假飾信閨闈之永範
名賢之仰成也乃知福惟自求嘏非倖致夫金母壽而
德固間敬姜賢而子不違致秦漢以來圖牒所載嫠婦
窶姬緣困而亮節偏行而著名者安得而邁乎言未畢
生乃避席而起斂衽而立曰客向所言爛漫尾屑耳目

之娛世俗所悅今將考祥於履籍旨於德不朽之圖文
夫之業億萬斯年有引無歇僕雖不敏敢附下客

長厚

易公為藩於楚有年矣今以中丞往撫河洛夢澤子曰
公之藩楚也政務體要寧固根柢畢誠靡他吏民化之
逋蕩者趨於敏作詐諉者效於悃悃饗諛者敏於廉讓
恣睢者檢於約束非有過求驚邁之施而近自親暱遠
至荒徼上自王侯賤至厮輿莫不雅服重藉人人意滿

用其情實信鎮俗之資矯世之賢也夫近世言政之家其失可知也大抵以神自蓄銳師刻隱務為操切喜日計之績棄祀代之謀工括摘之慘病覆蓋之厚獎名法之家後仁義之用論短則兼棄其長指瑕則并抵其瑜刈蕭而蘭及誅莠而禾逮於是速化之術興詭衷之議售取具於文避窮於口實匪異等妄出羽毛一有疵失善為衣飾要在倖獲久而不止潰決無所茲周秦之末軌苛責之顯失庸人之所矜智者之深危也夫攻王者

以石浣布者以灰賤可資貴也雖有褊心之人無所怒
於虛舟觸出無意也是知兼容者益世之猷虛出者伏
暴之本故書稱若有一个臣斷斷無他技惟其休休有
容賴其保我子孫黎民而漢初大臣皆長者少文恥言
人過若公者非其流與况今總連帥之司操變化之柄
固作率之所由風聲之肇始也中士士民翕然響隨百
倍荆郢何也任重則易施令專則易下也他日宰都執
宅端揆正玉衡而平太階還世於胥庭流功於金石國

倚老成天壽平格休美夥膺頌贊難殫詩曰布政優
優百祿是道公其有之若夫國子遺猛政之訓宣孟改
冬日之和斯弛張之權直枉之用不及之濟非長恃之
善物又公餘事也

德壽

歲丁酉九月十有七日閩田母夫人七十之辰其子拒
山氏官於楚也則謂夢澤子曰吁予之不能觴也子盍
昌言夢澤子曰然吾間以筭壽者下也以善壽者上也

曰何如曰視毋攸履稽昔載籍其備矣夫其秉婉孌之性勤古行之覽其慧也擬諸大姑釐坤承之制遠宴私之容其敬也擬諸德耀愉厲之姑謹扶將之節周牀第之役其孝也擬諸龐姬宜饋饁之政愛繒帛之施惜鷄鶩之食其老能勤貴能儉也擬諸敬姜至其敦比鄰之誼紆窶子之勾又其振危之仁散積之道也夫慧者德之資也敬者德之聚也孝者德之本也勤者德之恒也儉者德之度也仁者德之厚也德者福之地也故曰

福者備也備也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德備者福備也故家人之所宜者閭里之所藉也戚疎之所譽者鬼神之所歆也人神之所益者天命之所假也然則汰耄踰耄邁期以往其必致也曰言止如斯而已乎曰何為其然也跡古嬪姝或效懿於織未或飾節於造次或抗端於遭躋片辭特趣世典不漏支軌窮躋獲揚末照矧其具邑舉之盛亮含弘之本隆始終之歷哉是知華首之良隱於閨闈儀形之本源於婦流將使易

演其順禮著其則雅贄其徽音頌侈其純嘏疇陳其好
德綴文之士揚厲無陰流令聞於不已浹聲稱於來茲
若是者景耀所不能晦時序所不能謝代祀所不能草
陵壑所不能遷形質所不能化兵燹所不能燼饕餮所
不能噬茲戡穀之道不朽之業也所謂以善壽者也曰
言止如斯而已乎曰何為其然也孟母之間以軻也今
子學踐理室大為辭宗而又廣錫類之孝弘作人之功
表未聞之士申不及之訓覆疵瑕之末絕比暱之嫌於

是三楚之士莫不颺奔霧蒸羽湊而響赴騖英特之迹
希遘際之會幸迅激之用競德輝之覽利大人之見荆
無泣璞之夫郢無寡和之曲乃有考世之士本其從來
則又開元於母氏出緒於內則然後錯文章之英以為
綵適道德之腴以為饌釀風俗之醇以為醴陟降乎太
古之庭周遊乎忘憂之圃若是者注之不溢酌之不竭
子雖未之觴也天下之能觴其母者孰有過於子哉於
是桓山氏曰子之及此言也乃可以壽矣

訓白

周子號白菴因鄧子問白之義王子曰吾間禮曰白受
采言文之始也易曰白賁無咎言文之終也夫采非白
以始焉吾恐禮之不可學也夫賁非白以終焉吾恐咎
之不可無也白也而終始須焉是白也者天下之至采
也而天下之至賁也後之言者反是墨翟見素絲而泣
焉謂其可染也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是忌其或汚焉
而預善之也夫從禮與易之言也是天下之至益也莫

白也如也夫從翟與聃之言也是天下之至禍也莫白也如也且青黃雕鏤木之災也使木也而非青黃雕鏤馬則木之用也不亦鮮乎黼黻文章絲之染也使絲也而非黼黻文章馬則絲之用也不亦鮮乎是知非白文無施也白而徒焉天下之觀廢矣而又奚貴焉然則安從哉子不云乎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白之至者也夫其不緇也然後禮之采可受賁之咎可無也然後翟之悲可免老之守可棄也然後天下見白之益而不見白之

禍也

本賢

汪母太夫人七十之辰思齋朱子過楚語子欲子致辭
予曰予往知汪子今又知母也子舉進士同汪子被選
入館子方負性氣遺事徑情不修遜節或朋輩出所誤
屬使評本非有知輒妄善否又聚處謔浪杯酒歡洽輒
吐心膽恣語語多鮮中至近侵刺人以為侮汪子顧謂
質直不為罪也武皇末造海內多故言者稍觸忌諱輒

得譴斥汪子獨發憤激衆詣闕下上書書務直指時病
人人為危汪子不懼也方書上宰執不悅遂假手其間
出吾輩為州郡吏凡謫吏喜矜直節而輕其長又苟且
以望旦夕復汪子則能其官若素習為者於長吏則傾
已下之無難色不謂謫也今上即位潤澤橫流下寬詔
復言者官於是同謫者皆得賜環而予乃以後職為法
吏所繩事无毀矣汪子至京師欲上書明予無罪曰寧
予不官不使王子沉落時同事二三子虞其逮已力止

之疏不果上後每入班行左右顧予獨不覲也則悵恨
若遺故雖復故秩不為喜也自予廢居青雲之交雅稱
莫逆者皆謂予行干衆怒畏與比睚競為棄絕以自逃
解一問不加而汪子數錫教旨致綢繆之義不為嫌也
及出監司直道忤時輒棄章服即日歸歸被表薦不輒
應應亦輒復歸此予知汪子者舊也今晤思齋子乃知
汪子之母為雲莊君之妻剡溪君之女中峯君之姊肅
雖之儀本于姆訓徽懿之實譽於家人初晚之厯合于

世典坤德粹精內則無漏誠閨闈之良範賢豪之仰成也吾間婦人有內貞而無外事其賢曷顯於其子見馬往知汪子已足以知母今幸知母益知汪子之賢有從出矣夫箕疇壽考承以好德載記百順本於內盡使載籍所云果為弗誣則母之遐美寧有既乎寧有既乎

並壽

夏翁若母今歲俱躋六十容知母為予姑氏乃令予文之予曰夫翁母者於世亦鮮矣今之英士壯夫高視邑

里而壺範不倫內顧蘊歎又或淑媛名姝好仇不媾托
身匪人厯屯棲漂聖善莫揚至有內外合德疵釁罔加
而好合中乖差池未邁否則子姓或慳宗祊嬰念若斯
數者何足言備稱祥全人倫之休豈資談士之揚列也
翁本從龍之裔席累世之榮幼負異質歆嚮儒林厥考
見珍鄭重掄匹乃得吾姑姑幼閑母訓婉慧德容符於
聖則歸翁之後虔秉脯之儀祇蘋藻之役飭伏臘之備
拓隴畝之資綜葑逮於雞鶩食力均於臧獲施予洽於

比隣用此助翁正家人之位樹長者之譽振中微之業
踐豐亨之闕貽堂構之謀其子官發憤典墳承施濟美
穎敏越類質訥依仁青雲之器起家之雋也幼孫岐嶷
蘭芽茁茁二老提攜晚榮足賴由此觀之英傑絕內顧
之歎坤德免所天之方琴瑟無中路之乖嗣續有發祥
之慶而又齊年並健不後不先天人合吉誇詡難既予
為客言愧不萬一

漢逸

王子結廬漢上養素江濱艾製荷裳慕靈修之軌蘭橈
桂楫飭游行之具選石垂綸擬渭叟之跡臨流濯纓聆
滄浪之歌伏臘修祀則登蘋薦藻歲時自勞則擊肥引
鮮散髮黃緣則楊林多睦耳之禽岸幘徙倚則花圃無
忤目之品焚香宴息則琴瑟盡怡神之物而又遵渚請
珮悵交甫之偶遇抱甕灌園幸丈人之在茲匿迹秉鋤
或老久之復作滌鐺煮茗幾陸子之餘韻豈非高士之
逸蹤隱淪之奇尚哉至其傾財結客敦義多讓動不脛

禁言必思窮耽文儒之遽誤希翰墨之流聲富架笥之
珍帙則好禮之程守富之要道親賢之懿揚聲之偉策
矣

闡義

居士係籍楚國卜築茶園不言躬行著聲孝友方其母
兄凋謝家祚中微銜卹抱隱畢誠勿悔拮据展猷跼蹐
避咎開刪畝於汙萊均甘苦於傭作覃力貞幹不事淫
末馴致殷富雖其消息自然要亦支拓不詭也至於悟

福謙之肯率好德之良歆高誼則願為執鞭哀窶子則
不難焚券委心韋布無冠蓋之希篤義鄉隣散奇羨之
積資性妙合要結無存由是里閭重其然諾同室服其
儀形可謂承家之賢裕後之哲矣然則積善之報將衍
於綿綿君子之澤豈替於來葉哉聊書其大都著其潛
德云耳

能理

近川查公節推黃州三年令其被召而入也其僚友黃

公胡公餞之行而使邦人王子言王子乃言曰夫法者
天下之平也而今之司之者則使不平也何則司法者
不務三尺是守而惟窺伺上意以為低昂上所欲陷即
非罪鮮不裂完附繫矣上所欲庇即罪鮮不窒滲而豁
矣否則首鼠其間多疑少斷經歲纍係株引窮竟迷迷
以旁逮而坐困覆此其失一也其或矜拔薤之能逮藉
膏之嫌避啼雞之誚而迅激過當狠忤物情寔子實黠
桀且獲末減矣彼富人實非暴戾也輒得掠擄逼恐得

其誣伏鮮不增入重困矣必如是乃足以驚節而起聲
此其失二也又近世俗媮甚鄉里無賴子弟不能其父
兄或臧獲恃蓄而求去其主亦輒恣睢而起持其短以
訟聽者不務裁戢反為之翼助焉夫三代且勿論漢法
子孫首匿父母大父母婦首匿夫皆勿坐此其於人倫
至深厚也而今悉以妨病矣此其失三也三失具而法
失平是故苦如秋荼而民甘之密如凝脂而巧者漏焉
然則民何恃賴矣而近川子之治黃也則本儒以飾吏

修禮以勝刑羞擊搏之能急化誨之務後操切之術振
倫紀之微絕希合之心求繩墨之意上所欲陷使非罪
必不附也上所欲庇使罪必不貸焉其不撓有如此者
輕繫至庭立剖之不弛負擔歸矣其不淹有如此者罪
在寔子必不縱之以賈患也使富人而非罪必不寃之
其不矯有如此者訊父子則議依於孝訊兄弟則議依
於悌訊主僕則議依於義其篤倫正分有如此者有此
四善以祛三失是故愼愼者消其暴猜禍者寢其毒悞

佞者結其舌饕餮者殺其欲盜竊者力其生遜節修於
衡閭信實行於廨役乃知司敗非少恩之官而刑書為
寡過之資矣由是鳥雀馴於訟庭桁楊卧於蔓草日進
章逢坐談道與敲扑息而絃誦興案牘塵而圖牒飭謫
然文儒之圓經師之偉也非所謂本儒以飾吏修禮以
勝刑者乎夫吏不根儒其失也俗刑不先禮其失也淫
故儒吏體用之學也刑禮表裏之具也知所先後上賢
之德業也而近川子擅焉今其召入也陟崇都要執是

道也有不大遂其施措置世於平康收經術之效致無刑之頌者哉

郭園

郭園者我郡侯大梁桐岡郭公之所築也昔公之官於吳興也結念嚴君暫返初服奉親之暇爰築茲園池亭樓館之觀水石花卉之麗見公之自狀與諸學士之所紀贊者備矣而又欲予有言也予聞茲園接壤吹臺夫吹臺者往牒之所艷賓客之共欽也是獨其臺之勝哉

以孝王之築而且枚馬諸子遊其中耳臺信偉非附名
賢之跡曷能表於後世矣然則臺之勝人重之也故予
於是不欲侈其園而鄭重於其主人自公之有是園也
巾車日駕自郭徂郊遂乃夤緣隈隩遵厯幽深陟矚敞
曠每情景適會則遺形兀坐澹然忘歸於是廣樂志之
論擬閭居之賦理釣弋之事裕衍樂之需其歛靡而願
接者非沮溺之倫則求羊之春也其考庾而求貯者非
種陸之種則播殖之器也其發筭而每試者非農蠶之

譜則稔歎之占也其俛聽而畢從者非老父之訓則丈
人之教也至於訂六藝之訛缺會百家之異同窮四序
之變化攬萬物之始終然後蓄其言行而有其粹精上
之叩義孔之與下之入賈馬之室深之獵禮樂之原淺
之涉技能之圃措行準於孝廉發慮運於元素撰屬依
於爾雅稱說程於古昔偃塞一區而志在五嶽優游卒
歲而業謀不朽遊而天遊觀而內觀者也故雖邁五百
之運丁利見之期當無諱之盛海內縉紳之徒靡不攘

臂議進彈冠策征厭家食而急赴會矣而公獨以鴻漸
之羽遠跡於燕爵之羣鳳覽之姿矯蛻於埃壘之表此
豈復思驤首於天衢垂涎於榮祿者哉及其遵養既久
潛伏遂昭升論有歸徵賁屢至事非獲已義無所逃深
繾綣於町畦紫眊昧於松桂約束申於園丁呵護祝之
山靈然後太息就歧徘徊出戶舍初服而綰郡章故雖
簿領回亂而詩書之好不衰簪紱嬰被而芟荷之製在
想朝寺輝赫而丘壑之步弗諼彼方朔沉酣於金馬長

卿托疾於文園玄暉登望於郡齋古今一揜心跡無二
矣予嘗謂必忘世者而後可以用世何也有人於此即
使其帝王之畧負康濟之器而隨世苟就毀其廉隅雖
措注足觀亦陷為貪競之流矣非所以砥礪名行也否
則溺志隱淪抗憤不顧斯孤介之節而戾於中行乃迂
士之矜談非邦國之攸賴也又或涉退以媒進階寂以
覲間馳情於彼而假步於此則終南之誚北山之移所
由興焉斯欺詐之雄而巖穴之辱也然則若公者豈不

彬彬文質一弛一張屈伸比於龍蛇晦明則於景曜隱
見譬之麟鳳者哉抑今世士或出寒素乃屯辛悉所嘗
茹矣一旦驟達輒侈汰忘其困苦公則至貴之枝葉而同
姓之葭莩也其綺麗奢靡之事固生長所習見而獨折
節儒生發憤經術通籍賢科矧又教誨其子接武式似
乃其謙抑儉約周慎之履彼衡茅崛起之士顧不逮焉
斯其於世俗可謂振越不染矣至其為郡則一意根本
墮紕文飾禮者舊而疎新銳先訓詔而後法比獎質木

而罪深巧居寡言笑而容接每假體存寬大而疵璽罔
通力在芟拔而疑近必貸性本沈渾而伺美莫售由是
室無請間之賓案無昧投之牘庭無敢欺之吏野無忍
負之民強教說安仁施威濟固公卿之待次三事之必
踐也而今世法沿漢制凡侯國人不得備宿衛且夫人
而獲館甥於王室者至榮幸也而以此限其子孫即使
有韜世之智撥正之才齊徽於二八儕德於衡旦切世
資而中時用者生於其間而亦使之厄塞不究歎嗟乎

天之生才而無意也則已使天之生才而非無意也則必有豪傑之士建議非常祛因襲之失動當守之聽伸積習之累而竟公之用者矣然則公雖欲歸老是園也其驟可得耶園乎無恨主人之歸晚也然他日借公之重而得與梁園並稱則茲園也不為不遇矣

雨紀

一日黃之父老數十輩造夢澤子之庭而言焉曰我大
夫郭侯守黃之三年為戊申歲五月不雨逮夏杪禾且

就槁用軫我大夫率其僚齋禋而禱焉禱之三日大雨
瀕槁之禾以回吾儕小人溝壑其免矣我大夫實賜之
願得子之言以頌之也夢澤子曰雨也何如請言其狀
曰是日也山川出雲鬱鬱蒸蒸族結朋征薄于玄間朝
暾條冥霖霖稍間如篴如絲既乃滂霈沸渭交灑互濺
紛射側激散漫潄潄已則潢潦交於街廛湍瀨鳴於原
隰漸洳生于塵堞遂乃浸淫衍溢奔壑注溪而入於陂
池以達於剛畝無坎不盈有量必受於是農畷之流命

厥徒侶跡於阡陌之間覘滕窺竇曷室曷築殺其已盈
引其未足然後攜厥婦子休隴自勞鼓忤謳吟樂莫具
陳夢澤子曰止此田父之雨何足以稱於大夫也曰大
夫之雨可得聞歟曰可我大夫受命而來務佐百姓之
急去泰甚之害布中和之政侵牟我民者則炎火是界
矣狼莠我民者則芟夷是加矣使我主上汪濊浩蕩之
德滲漉於閭閻淪漬於心髓而又潤我以仁液滌我以
義濡遏我以禮坊警我以法湯肉我枯瘠澤我顛顛雪

我煩寃激我靡顏是故不雷而明不雷而威不沫而濡
不濕而滋洽物入神窮高極深此吾大夫之雨也汝知
今日之雨也而豈知吾大夫之雨於民也亦已渥乎夫
其雨於民者之渥也用是能說於鬼神而等於幽隱故
一旦陳忠信之辭求咎咎之實黜巫尪之謬後露跣之
文卒使上天悔禍義和紆馭翳効職祝融收烈汝知
禱之輒應也而豈知吾大夫之禱亦已久乎汝獨不見
昔之鄰大夫乎嘗罪雨矣而不知己之雨愷也嘗罪禱

之不輒應也而不知其禱之素昔者乖且乏也於是諸父老喜而言曰吾儕小人乃今知我大夫之雨又知其禱不在今日也遂退而謀登其事於石使後之長民者知雨且知禱也我大夫不及知知之不能止也

明號

原以松稱取義深矣夫天喬萬類惟松秉異是以後凋之旨著於魯論有心之言垂於戴記榮枯不逐乎冬春霜露莫致其威愛彼蒲柳之姿先秋而萎桃李之芳競

春而妍橘柚之質過江而化豈可並日而稱貞齊軌而語雋哉若其永託根之慕則明發於楸梧篤連枝之愛則纏結於棠棣拓一本之恩則滋植於芝蘭茂晚節則桑榆自王裕奕葉則祀祚日培至於餌滲液以制頽齡悟本性以敦嘉遯幸匠石之不逢冀散木之得永則仙靈之最品隱淪之獲棲矣

祭大司馬松石劉公文并序

大司馬松石劉公之卒於家也其通家小子王廷陳既

間計哭諸寢門之外矣乃追憶髫年從先大夫遊京師
遂獲侍公時未有知也辱公賞我以異才進我以小友
弱冠舉進士讀中祕書時則抱子矣公欲寵吾子以婚
媾然未有行媒也未幾陳以罪謫又未幾以罪罷歸矣
公則申我以前盟於是先大夫作書辭謝頗為勤懇其
畧曰陳於門下實兒子輩近又狼狽罷返編氓賤且辱
矣稚孫舟蒙劣甚昌敢仰衡尊行輒玷華胄乎而公初
議益堅嘉禮竟就嗟乎然則公之用心豈不誠長者於

世為魁哉而況其韜世之量旁魄方隅障海之功扞蔽
函夏世方幸其未衰望其復用而奄忽大還矣然則陳
之痛悼獨私遇哉于時陳方遇未疾不能越境匍匐修
救慰之義今公之葬且有日矣始能力疾裁哀稍飭陳
奠而綴叙於斯文時嘉靖戊申三月十五日也其文曰
衡湘發秀翼軫降精警敏神授麗藻天成考服克纂祖
武是繩幼婦孺辭長者樹聲人倫之表學士之程含香
甫試簪筆俄陟朝憚觸邪邦之司直埋輪漢甸弭節秦

川侵年畢捕賊壘是殘務紆萌困遂會閭讒檻車逮繫
扶杖伏攀甘心就地哀聲籲天彼光亦動何修而然金
馬暫鑠壁也竟完薄謫江邦量移海郡遇枳且棲處膏
何潤苦節不回壯心益奮言念母氏漸迫顏齡簪裾即
棄徽纆弗嬰潘輿祗奉萊綵嬉呈馬卿倦遊邨生自免
勇矣遂初淵哉忌滿有往必復靡幽不喬丘壑擬終弓
旌見招志非輒變義不可逃鼓篋新命攬轡故區絳帳
時設青衿日趨童蒙求我弟子起予昔欽法吏今仰文

儒尋陟中丞仍蒞西土關卒識輿田父獻酒快覩爭迎
式歌且舞宛若家人頓忘官府川后失御河伯不恭水
維縱弛漕渠阻壅供億塵工苦塊奪公矢心勵衆石畫
瘁躬克循水性奄就禹功鳴鏑入寇候騎馳聞軫念朔
方簡畀丈人中權可賴上策屢陳師行枕席陣結風雲
龍沙徙域亭障寢塵秦漢方威衛霍恥倫帝嘉偉績庭
錫溫綸勒之鐘鼎錄及子孫超公八座進公三孤兼秩
本兵贊戎神都蔥珩赤舄緩帶輕裘志清宿弊力殫壯

猷人害其上公持其盈衲鑿難合姜斐斯興功成身退
物理人情孝友張仲文武吉甫出處俱經後先鮮伍言
立不朽名垂罔刊縣徙濟美奕葉象賢於卿必世在爵
兼天平裕宜壽吉凶莫知造物見奪哲人其萎營魄弗
載恒幹忽離方朔返歲傳說騎箕百身莫贖萬口同悲
世方求舊天不遺耆凡百在位莫非王事公釐其艱人
總其易公冒其危人承其利公捍其外人尸其內嫉者
宵人合者善類惟彼宵人棄此周行邪徑斃躡卒歲慙

勅為權私客希燭未光刮索致詆景嚮構傷稅駕已休
蓋棺始定攬厥始終居然忠佞玉瘞益輝鏡磨愈瑩念
戒先子在公執友兒實不類自慚非偶辱公仲女為予
家婦緣交締婚不薄彌厚風猷自昔見聞最久丹旌遵
塗鵠裳臨穴我淚漣漣而我悰鬱結豈屬阿私實為邦國
洞酌昭忠生芻比德即化永乖歎逝何極神之聽之洞
我心惻

夢澤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夢澤集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_臣葉元符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鈞

校對官編修_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_臣李玉濱

欽定四庫全書

夢澤集卷十七

明 王廷陳 撰

文

寄余子

懋昭足下昔偕館院頗辱睚與曾不幾時子以憂去去
之明年僕坐罪謫僕之難合子所知也時吏不宜指其
瑕疵纖劣莫競遂伏誣議人悲失路僕幸生還可為知

者道也春仲晤令兄志子幾死奇禍得失夢幻無足芥
蒂更計子首夏經黃必獲駢展謔浪信次布歡臨江遲
侶獨往微吟數而不數今晨書來乃知仙舟徑泊鄂渚
矣令我款款移時涕泗交下豈緣偃蹇感慨易生誠以
二三良知星處莫覲僕已繫匏子復塌翼過此不晤世
路風塵恐未覲無由耳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
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惟紓其悰寄也每引
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為踈為懶不敢為狂為拙

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
過其沉智鳩夷之逝而污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
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卧卧不為夢厭苦俗徒
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
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却身多疾病藥裹不離此
僕林居大畧也子亦欲聞之耶惠來諸篇詞翰比麗把
玩未釋豁我心神二詩稱答更希報章

答汪先生

東溪先生門下陳甫竊一第多難萃乘嬰以疾病遂致
荒厥舊聞喪其師說然猶綴緒拾餘保其殘陋每事構
製意匠愧手翰以思遲什就而恥吟書成而輒裂方難
自贍其敢範人况乎行乖隨同譽乏長厚鄉曲憮人數
致訶詆軀累纓垢自分門牆遐見麾斥三仕之遣推以
師資蓋信其初造而不知其終就之卑甚矣彼時謙讓
不任誠緣卧病且恐不效以重愆耳夫阉夫無蹶負夥
則蹶聲聲何罪惟強明而自聰以詭皂白而誤官商人

則過之陳之不任恐蹶耳恐詭而誤耳謂其故閉以自
賢過矣惟先生為厄者釋負而不令聾聵蒙罪焉幸甚

寄友四兄

友四兄門下弟志劣行無履進乖塞蚤落浮榮歸寡親
串日手圖牒昧塞莫稽進無德義足祛塵慮退乏精藝
謀垂罔刊近者春夏卧病幽抱謝歡忽驚離索泣然涕
下數日前得接家書平安足慰及覩言禮之家互持未
下羣臣因而得罪愴然楚辛國是搖搖何時有定兄之

宦情能盡嘉乎石灘公虞羅再遭壯志可尚曹史輩僵
而復起物議何如撫茲升沉倏悸乍愉初心益灰新抱
愈篤矣間兄必獲內拜何為圖南舍要就散讓以蓄競
弟所不取也天下事須吾徒趨或逢抑遜或啟憎意見
無預安之而已何如何如

寄舒子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
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為諂承

故於逢迎節數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
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搆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
遊見僕狼忤要津虞禍及已莫敢張口伸舌一為論列
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更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
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隸為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
故俛首震惕卒從文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軸十夫
撓推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
也身愧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

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
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
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麴蘖以紓悰斯達
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自分身累百垢長為
世棄乃稍稍稅拘攣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煩多之繫然
亦不敢踰大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
窮居之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
於墮甑幾翔於鍛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

晚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豢鹿頓纓志在豐草羈
鳥奮駟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腴飼之廝
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啗之以棗脯彼
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間古之聖賢心有所鬱
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效之
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才劣
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修農
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為太平之

民雖至老死不覲兵革志願畢矣風便再錫教旨

簡錢子

錢先生足下僕間交貴神交知在知心故圖牒相信允
矣良朋對面而疑奚啻千里僕退伏林壑十有六年平
時海內之交雅稱道義者往往隻字不加輕擲若土獨
於門下介紹未通非有杯酒之歡歧路之覲也吳楚各
天非有比隣之接親知之暱也柄擯殊途非有班睨之
綴朝省之素也混迹樵牧畢志婚嫁非有隱逸之尚遊

覽之奇也四十無間文采沉滯非有虞卿之著潛夫之
誤也夫境隔迹睽慳平生之雅履卑處下之驚世之譽
不知執事奚所見聞違羣嘉尚先之以華牘申之以腆
儀傾蓋為歡吐出肝膽肆我口君耳必睦輸君悃我衷
輒投斯白首有猶新之譏同心有離居之憂也自慚凡
鳥必辱鳳題豈冀疲駕乃來駿顧嗟乎新知易樂末契
難全河源之嵯遶征在眼延平之劍復合何時江路阻
修雲翮莫假天風良便惠我德音

答劉氏

劉先生門下使來云云僕敢不是承緣僕有先人之禮
謀諸卜筮告諸宗廟受諸父母議諸媒妁問諸長老諸
吉不違衆旨皆協乃敢齋戒沐浴宿具而遣行既則計
日延佇嘉命是聽今乃不辱俛從而更欲改議僕間期
以成信信以成禮棄期是棄信也棄信是棄禮也夫禮
者二姓之所守也始者終身之所視也請而不得差池
其初惟僕不欲雖執事其亦安能悅之使回敢固以請

伏惟少鑒微忱不加峻拒為感深矣

上瞿中丞

青石先生門下執事以名世之才發跡於齊魯之墟揚
聲於金馬之庭擬精於墳索之域投足於賈馬之室僕
亦幸同朝寺尾鵷鸞之班然竟不得附交遊之末接殷
勤之歡奉譏彈之益獨於名家卷牒後覲篇什竟日手
之高誦微吟恍若瑤華之在握明珠之照眼也氣奪心
悸三歎不已又安敢擊瓦缶於黃鐘之側遭曠涓而為

野音哉既而執事出禁闥提兵符鷹揚河洛豺狼滅影
頓使戈鋌化為農器文事武備古罕儕倫僕時亦以口
語橫遭譴逐待罪裕州無叔夜之賢而負不堪之禍以
致拜揖違宜逢迎失指暴擊之卑乘其摧頽青蠅之人
共加搆會身淹梁獄履影弔心不能上書以自明叩心
以致感而文法之吏背棄繩墨無折中處平之心而有
重羅深錮之慘曩時道義之交一旦草素改往畏與罪
人比暱乃獨執事不奪多口垂光局禁勉以加餐再為

授簡失路之人恩成不報是後垂翅故棲不務矜飾高
乏丘園之賁卑無簾肆之奇在泥淖而愧龍蛇之德處
山澤而寡珠玉之光乃徒伏跡於蓬蒿之下甘心於鹿
豕之羣每謂龐德公隱於鹿門率妻子以躬耕漢陰丈
人抱甕灌園滄浪漁父鼓枻行歌皆楚之逸人也心竊
慕之學而未能志惟切於苟全自謂可以無咎豈知羌
夷起於門牆而猛獸之爪牙乃在手足也向非執事至
公至仁深知其不然力為之引手其不墜萬仞之淵歟

羣虎之腹哉夫曾參殺人言之者三母為投杼羊叔子
之不配人也其敵尚信之夫祐之賢不及參抗之親孰
如母然此信而彼疑者何也故心跡見諒異域即親擬
議之明同枝何益昔人有謂日受千金之賜而不可以
為知己者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曰士為知己者
死使知己而多可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秦而
尾生於燕豫讓衆人於中行氏而國士於智伯彼之心
以地移行因主異者何哉誠以知遇之難逢思欲一効

其忠誠委軀命而不惜也執事秉節鉞之權總連帥之職深仁淺乎湘流魏名俯乎衡嶽方將建不朽之業流金石之聲豈徒稱雄於翰墨爭長於詞賦哉僕當以其微能述父老之言采間見之實於以顯序功德彰示方來也且翳桑之餓人猶能策名於後世僕雖德輕鴻毛賤同土壤猶庶幾與此類比乎肝肺之言敢因執事者布之

答劉松石

不肖備極諸惡於世無復比數退伏丘壑志惟苟安豈期罪戾上延先君不祿仰天吁號萬死曷贖不肖兒時先君則曰予遭事苦執不能說以媚時時之人亦莫或予媚也於予莫逆惟松石既辱不棄獲締嫺好則又曰予之為此也使世世子孫無相忘也忽枉書慰追憶先言且讀且泣屢廢乃能竟讀嗚呼痛矣夫知己之感逾於骨肉仁人之藉腴於車馬哀訊慘於涕淚交情見於生死嗚呼厚矣邇年川靈失職河流逸軌公私病馬執

事者出遵神禹之故智寬毓子之深憂然又不俟八年
之久不資馬璧之沈而大功告成萬世永賴大抵不與
河爭固所謂行所無事者也今世士率喜事議事則喜
鑿又病好爭且苦失故實使執事入而當國一如治水
則新銳之士踈而紛更之患息矣臨書感切言辭寡倫
惟長者亮焉

答翟子

青石先生門下僕辱泥塗久矣乃於門下深國士之遇

接上客之歡感何可言昔信陵君迎侯嬴於夷門嬴故
久立信陵君於市信陵君執轡愈恭嬴乃曰今日嬴之
為公子足矣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
下士也張釋之為廷尉王生廷使結襪或罪之曰奈何
廷辱廷尉生曰吾老且賤自知終無益於廷尉故欲以
此重之當時莫不重王生而謂釋之賢者夫侯嬴王生賤
士也執轡結襪鄙節也公子廷尉貴人也以賤士舉鄙
節加之貴人且曰為公子重廷尉也是知狂生者大人

之資勞謙者莫踰之德由今觀之我公之不恥下交加
禮巖穴求之往軌擬諸前聞心迹豈詭謬哉安知他日
之誦今僕不得為驥尾之蠅也兩辱歲盡之惠頓使生
事昭於農人春意回於窮谷而又寵之華牘獎接出望
情旨鏤心誠非鄙生所宜蒙冒至於宅里之表猶為林
壑之光短楮鳴謝辭不悉悃

答劉子

西坡劉先生門下僕屏伏田野十有七年追憶昔時海

內親知恍若夢寐豈意復於江邦得奉冠蓋然君面既
非曩範僕首亦見二毛顯約殊蹤遲暮各迫雖幸接杯
酒之歡效斯須之敬歌曲未盡候吏促征轉盼之間已
為陳迹我心誠悲君想同之也冬首復聞旌節暫駐江
干僕以卧疴未緣蒲伏候謁乃計返棹必得扳留野人
理釣臨江磨刀向鮮侵晨起除飭內治具玉趨在瞻松
桂含色而執事又以間道直趣會城雲雨虛無延佇徒
切使我林壑無光罌壘並見嗤世路蕩茫再覲何日尋以

集序見托竊念才非卜商安序毛詩識非侯芭足以
言玄也但誼在知己敢謝不能誠欲效其區區幸以全
壁借觀使得探作者之心發高人之蘊庶幾揚厲切指
贅述當微僕得附名集中亦不朽之託也執事以為何
如

答顏子

僕年來憂病侵尋素絲生鬢情悰寡歡鑒貌已非故吾
懷侶忽如異世雖與吾兄同為楚人兼號莫逆然已十

年不一覲見漢之廣矣命駕何期近日薦剡僕名每溷
諸賢深用為愧二公知己誠未可忘但使吾輩猶堪世
用彼表及之忠固在國若奸為私遇述謝稱酬萬一憐
士宵人因緣修謗無益於報祇足為累耳又諭所聞云
云竊念僕之獲罪子所知也卒然灰棄塊然雌守一壑
憩足青雲絕想久矣即使掩瑕起廢流潤枯槁被以纓
紼趣就班行當見本強不習偃蹇非宜俗忤事違褊心
復觸前轍必遭天幸難再彼或沮之於僕信功德矣然

僕無間告者過也若吾兄懷卷舒之術蘊龍夔之神固
宜揚末路之光救東隅之失但恐巖洞留人猿鶴戀主
使君顧侶眷棲朝驅車而夕還轅耳如前所聞宜勿在
念

答顧東橋

竊念僕楚之鄙人也非有曾史之行游夏之藝亦非有
嗣宗之放叔夜之褊徒以負其實直闇於媚順耳而法
吏見繩流俗不恕瑕釁固已不無指摘復為己甚雖在

親暱且謬於聽矣乃獨我翁昭之洪濁之中出之衆多
之口綴之表薦之末後雖朝論異同希音鮮和振滯之
議抑而未施而景耀未照蒙冒陰巖丘園之賁實逾東
帛僕恨不能蒲伏庭序激昂風雅跪進萬壽為報耳昔
人謂蒼蠅附驥尾一日而千里即使僕藉匪人之援取
當世之榮孰與老沉淹之濱而為長者所稱引哉由衷
之言非敢為佞也往歲辱示佳集僕讀之卒業可謂極
諸體之妙總萬物之情矣曹劉或可方駕諸唐當得此

面今之作者舉非匹儔使僕循環吟頌欲罷不能旬月之間楮勞墨敝雖欲有所贊述而遽旨莫叅廣致難括觚翰間操輒爾罷閣專教云云愧報曷勝茲復辱示緩慟諸篇讀之悲悅欲絕乃知長歌之戚有甚於哭泣矣但卜商之哀非所望於達人者惟翁以數命自慰無損天和豈惟門下之士實有幸藉而邦國其賴焉偶值家累嬰懷尊命且未能應使者留滯坐此春首為太獄之遊當勉成自致門下請教

答胡百泉

僕見古今士人凡揚聲藝苑其人即不長者即其人長者復踈濶不適用此流俗所為疵病於斯文者也近觀門下操攬絕藝負行醇質辭不詭道表裏粹精而又諳達成事投用輒效可謂聲中其實志氣悉稱者矣豈惟今人雖在古人亦罕倫儷幸門下自信不以為佞耳使來復知榮轉消息僕固久擬門下矣相見不遠未敢多陳謹此聊旌嚮往

答顧東橋

我翁不知僕之寡陋猥以志事見委使僕非有拘妨得以山澤之遺執楮墨之役備綴拾之後豈惟階之為榮抑以托垂不朽誠藝圃之雋業學士之幸際也奈僕有母之喪除服在秋初襄事在歲杪僕間先王之制禮也不肖者跂而及之僕誠不肖然即使僕違苦塊之制就館局之徵昧吉凶之分禮家必誅法議無赦雖我翁之私僕恐不能多恕也即恕亦不能解之多口也昔漢天

子登封泰山太史公留滯周南不獲從事深以為恨今
主上恢重光之大業建中興之令典中外載筆之臣擣
文之士皆欲竭其區區冀有闡述務以細流競裨海瀆
而僕竟以凶制見奪因緣無從機會坐失僕獨何心能
不歎乎且僕林居二十餘年陸沉疇隴厭絀前聞家蓄
圖牒經歲不一寓目間一發笥展冊舊所記憶茫若未
覩小屬篇章時月不就文采日滯虛譽漸虧加以客冬
稚子夭喪自愧齊物之識不逮蒙莊索居之過深於子

夏哭母之餘復遭此痛遂致昏旦若迷志氣俱損耳目
失職眠食皆害齒髮已非故吾衰憊居然可證其不足
采明矣楚地雖乏才奈何令草莽落魄哀疾失學之人
獲叅丈儒之末溷重大之選乎聖主方弘孝理著作要
指務依至仁而我翁兼總條貫巽承淵衷凡所掄使必
歸長厚不屬新佻至叛禮小人必加痛斥使門下不肖
之生庶幾跂及於先王之禮因得全不才之真道疵類
之責紓弛靡之惊則我翁之愛僕也不已深乎使回敢

謝且辭惟翁其諒之

答朱別山

往歲得聆高義竊願執鞭繼入會城再接緒論頗有卜
鄰之想人事乖違每恨私心之難諧也今晨得奉教言
展讀不釋如慰饑渴乃知故人見懷猶為切至心神苟
串跡何足云所諭志事使僕非苦塊之餘得操楮翰從
長者之後備擬議之末冒掄採於今茲表文采於後世
豈非不朽之盛事雋流之深慕哉而憂病見妨坐失機

會僕之不遇命矣兄當率先諸公執簡以往總理科條
鄭重要指網羅間見囊括故實比論禮樂希蹤墳典使
四方之人知良史蓄於潛夫楚材協於古稱固中興之
令圖章逢之共榮也如此則吾輩進止實異而同若務
齊其步趨恐未為得使回專此勸駕不一

答顧東橋書

教至知我翁已獲顧子所謂一獲足矣而又益以王子
可稱聯壁僕之不肖何足資賴乎僕果蘊藉異等兼無

親喪乃索價以為高擬跡於棲遯則宜罪責不貫耳僕
於二端已具前啟吐出情實但冀我翁賜遂陋襟不圖
嘉命再辱於丘林使者接踵於道路郡邑長吏應命詣
廬修辭催發使僕辭謝末由愧與感俱奈何奈何翁若
憐其非托容其在塗愛僕以德使得成禮察僕寡陋使
得覆蓋不役其短則綿力無重負之憂晚節免狼狽之
誚是我翁成我之恩誠加肉於白骨也其或廣下體之
收積纖全之益欲其與於斯文則僕除服有期復在不

遠彼時緒風減暑兼之志事筆削已定僕當倉皇就途
伏謁門下必遂快覩之私因而分譽於羣公附名於令
典是僕生有成名沒稱不朽皆我翁之賜也使回畢露
愚抱悚息不勝

答顏子書

僕嘗謂兄古心出乎丘索雅志存乎春秋絕藝比於商
偃偉識卑乎遷固而又該獵衆能顯明臧否誠良史之
才儒彥之選也往者館閣不收辱以州郡繼又偃蹇林

盧屢薦聞罷僕每私心恨之今者國家大典假手於兄
然則兄之不用豈為今日待乎斯造化之微非時人所
測也僕於門下數十年來誼託知己凡知己之文望有
長則為之揚也望所少則為之掩也今海內有揚僕之
長掩僕之少者不於兄望而誰也僕之不學兄所素諳
兄何不務庇覆使善其短乃於已則謙讓太過於僕則
虛褒溢美致令長者誤聽禮羅不置為有司勤誠非所
望於兄也豈兄惜交眷潤將緣此為晤言之資乎抑惡

其久冒虛名故引之共事俾有作為窘以所乏使露底
抱不令復能欺人也僕以兄不釋之故故敢為此激辭
以怒兄冀免耳若兄以為斯書遂成文采甚著忌於獨
當念僕辱在交游最親且久必務招致俱享聲稱僕於
親喪既除即日就道修謁館下適際厥成欣然利覩遂
以其私握手謔浪省問勞苦於是無撫拾之勤而有名
字之寄是垂翅之鳥假翮於鵬鷄裸壤之夫借飾於龍
章蒼蠅之微托遠於騏驥也若強以非能必羞知己詩

曰瓶之罄矣惟壘之恥此之謂也

答吳太守

前書致辭皆出誠怛乃辱後命催促既以迎致為使者
勞又以束帛為公府費煩我君侯重我罪過且館局已
得二妙雖乏僕輩數十何虧於偉製乎況所貴於文者
以其人也自古賢哲豈有執親之喪而應聘遠出者乎
使僕果有異才橋翁之知非誤漢東之讓不虛而棄禮
赴徵蹈於罪戾違於孝思則雖有嘉言遽謨中音於金

石協義於典墳亦聖世之所必誅矣况萬無足采乎來
儀返之縣官則非其備也付之來使則虞其累也謹藏
之篋笥以俟至郢之日躬致門下揮汗草草不盡

答陳大巡

僕本寡陋無所比數偶緣大典屬橋翁誤聽謂有可役
徵命屢至鄭重勤懇力辭不得又辱教翰郵及獎諭委
切不能重違乃擬是月下旬移舟入郢竊念僕擯斥以
來二十餘年矣弱質易衰壯心久替日惟放適墟落習

懶成性僂僂不閑冠爲總敝一歲之間結束見客者曾
不再三至於文翰更不涉念以故筆硯塵積笥帙網結
跡近自廢百不解營今日之役實非其任且方今聖作
之期郁哉彌盛朝野畜德之師待問之儒名世之筆豈
云乏絕哉而使廢學老農謬嬰茲選譬之滌吐棄以備
筵求輝焰於未燼或無以當上心而厭衆觀其不罹懷
壁之罪蒙負山之憂貽蘭杜之羞動巖壑之誚乎僕每
念及斯未嘗不赧顏汗背也夫已置身毀譽之外而復

投足譏評之內惟冀好我君子示我周行俾得善後耳
向辱腴儀久乏稱謝茲行又當從漢口入舟無能紆詣
鄂城一拜臺下躬問起居罪何可言短楮煩邦伯任公
轉致嘉會何時臨緘曷勝於邑

答柯雙華

昨者枉駕漢口接宴舟中雖未竭殷勤之歡亦已慙願
見之私矣別後黃緣洲渚出入蒹葭越沔踰潛始達于
郢秋淺雨慳殘暑為虐沙圯泥濁飲酌非宜岸轉舟迴

瞻望難即至則叅謁逢迎日不假給乃悔茲行之誤然
莫及矣遠辱儀惠既嘉且多自念一勞未効煩費不貲
能無厚顏使回謹此稱謝不一

寄童內方

僕於門下深託志氣其合非强赤壁一別憂患相仍兼
之阻修缺然禮問顧我同人豈有遐心今知執事暫違
供奉展謁桑梓乃敢致書門下謝弛慢之罪復有憤懣
之悰冀伸於知己幸毋惡其強聒也去夏顧公以興都

志事見召僕謂斯事體大宜得館閣載筆之臣名家之
彥乃可持衡義例樹幟斯文也如僕纖瑣除籍放誕廢
棄衰憊俟死之人何可與此使者至門閉拒不納作書
辭謝頗為哀懇而顧公不釋徵命屢至且牒責郡邑於
是鄉里親知諸父兄輩皆謂東橋鉅公自重雅知汝違
衆怒薦汝汝縱不欲預志事獨不可一往候乎不然郡
邑當見讓其咎由汝非所以事尊貴答知己承邦大夫
也僕不得已許之行然猶遲遲度仲秋書且成可往耳

比至其書果草創畢矣僕才不逮二子遠甚何敢高議
得失破其堅白有所助益乎況僕私心祇欲如前所陳
幸其既就而顧公乃以進書表見委又摘數事令僕綴
之數言此外未措一辭矣僕每謂諸師儒曰書上必無
署我名我本無勞曷敢分譽但勿禍我此令親劉子所
知也夫書之可議不但聖諭所云體例不合事實差誤
而已而恩澤橫流薄謹而厚賚誠草萊之溢潤灰燼之
驚焰也近聞東橋復有薦疏而當道叅駁謂僕著名貪

惡云云吁寃哉東橋果禍我至此也僕之免於狂吠者
久矣而今一旦蒙此聲也何為而至僕哉僕自作吏及
被廢以來積憂累垢殊詭萬狀即有智給未能縷數獨
缺一貪耳而好事黃門為僕補足不意晚路幸有此遭
且即書罪之瑕類難窮矣而乃根淵往事造作新評意
在重錮密羅絕繫出祗而刮索未詳指其所乏是雖忍
心點壁而天下耳目其可塗乎彼之為此豈以僕欲於
此因緣出爪覲攘腐鼠乎嗚呼誤矣凡今不安擯斥而

思得振起者亦自有道僕上之不能矜飭名行動流俗
之舉下之不能交結要津工鑽刺之術間談官府則如
爰居聽鐘鼓駭掉不食或謂僕且復用則如聆詛詈恨
不掩耳蓋知其愚我也一日之間卧多於坐每春夏之
交寒暑之會往往迷節候而說晦朔至家事綜緝一委
妻孥所謂婚嫁已畢如我已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漸衰
心知日蹙不敢思其所不及人以文事見屬則頻蹙竟
日百不一應又覩近者觚翰之流家驥人壁欲應時改

轍則故步或失若降心仍貫則前薪見凌故恚置不為也俗好通問而僕獨尚神交至於貴人猶憚輕啟此非索價為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之刺謁楮帖廣狹稱謂重輕皆異往度雖在親舊秩日進則啟益恭如是乃得省覽否則必獲頓擲然此在仕者不得不然耳僕以田夫而修仕者之事則所不習若恃其素肯新敬不加則虞擲頓不省以故欲作輒輟也干進者然乎此皆不欲違其所便強其不能示自廢之跡廣讒口之資庶幾得

比散木保其天年耳昨赴承天旋檢敝笥冠舄漬莓家
人粗為理製強僕攝之僕臨鏡自嘲曰沐猴而冠然矣
頃刻在躬則首足疾苦不勝拘攣山林之骨曷可移易
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辨委折率至地而僕要領木強
極力效之不能肖每不稱施而不稱施則獲罪責不貫
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強強不能久執事視僕心跡豈不
然哉豈不然哉而今乃用此事被口語偶一念及如鮑
魚在鼻鵠臬在耳又如魑魅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

也奈何奈何夫鍛羽之鳥病鶻之所窺也折趾之免蹇
盧之所利也僕固下流易乘柔質可茹而彼也亦何足
稱爪牙之利張搏擊之威哉雖然業已廁名其末而欲
逃其咎苟不得知已如執事者而告之何益於人不聽
祇以發笑而資嫉者之口耳外答東橋及陳大巡書稿
附上以見初志

答人

客冬歸自興都過辱獎接展謁王庭遂得附賓從之末

承清宴之榮愧無詠風賦雪之才乃有宋生枚叟之遇
既又勞我執事結侶張筵虛左為敬崇榭曲房綺席屢
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移羲和既逝蘭膏嗣輝
逸興狎悰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絕俠氣溢於四
座餘歡庇於廡輿斯貴人靡麗之極娛非寒客迂儒之
所敢希也抵家值歲宴又以久出初歸廢務蝟集未能
啟酬執事不罪復枉教貺高誼足欽春深田作方殷對
使散髮口授遂不多及

寄顧子

僕自先君不祿冠生門庭遂至外侮相乘株蔓糾結觸
用莫施竊念僕久返編氓頗創往愆務程儉辟而僕凡
白首儒生前路可量日惟惴惴小心懷刑畏罪交警互
繩雖隕葉猶畏其碎顱見蟻且憚置足也而事變沓來
則有大謬不然者疾逃而彼追其後緩避而或竢其前
撲之輒滅刈之復萌芽矣遂至魑魅晝遭坦途化寗安
坐觸機俛首值窘仰鳴無聽泣述逢咄譬之波臣號轍

斗水孰施黃雀免羅獵弧轉向凡在知舊孰不心惻乎
不意乃有天幸以我執事之福際我觀察紀公明威寬
大並執禮刑廣為煦覆積歲沉淹剖於一旦使我兄姪
俱從末減還其衣冠業已行府發落矣而敵人於未結
之前所奏勘合亦下兄以數年疲於奔命甫釋纍係翻
增疾苦僕每懇府公俟兄疾痊聽理而府公以彼之
本狀異辭同情又司牒連下責其逋慢遂爾失慮謂兄
雖不出可也遽招解審僕方自慶幸庇所天必歸完

壁不意以兄不至動長者之怒蒙方命之誅且兄數年
囚服日伍奴隸輕若鴻毛何所恃賴敢方命以自禍哉
實出一時誤值耳罪何可言悔誠自切蓋失路之人無
向非淖舊垢初洗新溷復集命也何如駁文至府語連
府公府公震怒即日械繫下兄於獄雷霆倉卒驚懼莫
支僕不得已百里匍匐欲反接自詣臺下為兄少紓急
難復念僕尾瑣猥褻之甚安能脫老賤之兄於不測之
罪乎惟冀我仁人俯敷交誼振滯潤槁終始垂愛不厭

再三之瀆得於紀公處一為先容使我衰兄得寬敲朴
則執事之恩誠致由於豁出羽於湯也顧僕餘生豈能
報稱但當傳之來裔侈諸同人而儕之古交愧彼涼德
也若夫彼奏誣否兄惡有無固知天日竟明鬼神衛正
必有以啟聽者之衷褫險子之魄矣僕何敢以曲庇累
執事乎僕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答應立齋

執事治黃漢循吏不過至今黃之父老歷述邦君未嘗

不鄭重戀慕於公也公之得民若此而當道之評輒大
紕繆又未嘗不恨賢哲之多屯衡鑑之失職也大抵公
論在人失之朝則求之野失之上則求之下蓋朝聽遠
野聽習上可誣下難愚也彼此得失之間公私之判久
矣僕常以此自解今又以解公幸公自信不以為佞且
不輒變以徇人耳去歲以事赴會城正以見公為幸不
意酒我者無賴病醒逆歸矣是後欲遣候則悃悃冒伸
欲躬謁則冗病兼奪坐此因循遂成弛慢我公不罪乃

加禮焉即此用心彼流俗淺人計施報於銖兩者當異
日談矣晤語何期抽翰慨歎

答張東沙

明公鵬圖學海鳳覽儒林談藝則沃抵以敷華議政則
具儒以本吏獎恬而抑競故抗矯之士蒙褒畧迹而求
心故流俗之毀不入蓋人倫之師表非才品之能盡也
邇者借重湖湘甫厯時月稍稍頓飭政局維新故近習
則胥吏以及輿臺遠聽則州郡以逮邊徼多厯則父老

能評則縉紳皆謂明公敏作能精寬大無漏暢適非誕
精覈不苛誠百司之偉程連帥之攸準也至於退食從
容自公多暇則觚翰必操圖書在案誰知岳伯乃屬文
儒其故游矚故墟感慨陳迹酌鸚鵡則傷神處士之遭
醉黃鶴則引領仙客之駕憫旱則企沾神女之雨苦熱
則顧當大王之風軌羊公之政則殘碣旌思蹤周郎之
策則斷岸表烈近寓堂階遐盡封域凡觸情悰必歸篇
什信知弛張乃文武之道體用為姬孔之學江山誠詞

賦之資矣今又加禮巖穴寓目棄遺使者至門里人走
視皆謂樵牧之鄉何有尊貴之賜如此竊念僕樗如無
用灰似不然蒲柳先秋桑榆易暮泥塗曳尾霜霰被顙
志以氣衰病緣慢積檢往作則顏汗愧其不工擬近製
則心塞竟爾難就老徵遂著壯圖已灰豈意調偶合於
希聲武幸憐於獨步固知大海不拒細流非有色絲乃
來束帛嗟乎蟠木廁萬乘之器駿骨辱千金之求愧之
先容諒慙後至長夜難旦每悲甯氏之吟寒谷雖春莫

報鄒生之律尚待緒風減熱病骨稍蘇自秉穢形敢求
良範雖負嘲於尚白實望教於思玄

答楚藩殿下

楚藩殿下昔承清宴備極樂方賓從逡巡履綦離還若
華既逝蘭膏嗣光車怠馬煩履遺纓絕客稱既醉主賦
無歸詎浪歡呼縱誕無忌優容特至形勢兩忘雖古兔
園之英小山之侶其所遺際何足方擬茲者獻歲發春
元夕且及華燈預製火樹夙成輝焰蘊而俟揚絲肉奮

而思御將使月現重輪煙呈五色籠飛星於几席生彩
霧於欄楹透驚雷於綺疏備生品於采繪而又敦崇大
雅招集楚材於是漢水為醪大別化肉棄餘之沾輿臺
鼓腹滴漉獲濡未列醒煩誠君王壯麗之極娛儒生希
濶之幸覩也陳何人斯亦獲濫竽書幣至門倉皇拜受
即以告諸先廟侈諸親交巾車既脂征徒已飭而節神
妬賤寒疾忽嬰方謀踴躍以就途豈意呻吟而伏枕徒
使神馳念往欲罷不能瑋聽奇觀彷彿無地豈世俗所

謂斟酌有定佛氏所謂緣分未至者耶若以君王之惠
得免溝壑之憂則伏謁殿庭周旋觀治因以狀朝雲而
譽雄風固有日矣口授報書感懼實積

答林少峯

弱冠通籍遂獲附尊甫及少谷交遊之末昕夕貪聚寤
言難忘豈意事勢喜更散落旋出于時僕以口語謫宦
裕州隨中法吏褫我章服歸矣曾不數年谷翁奄化異
物尊甫亦遂倦遊撫時感往能不悵然繼聞執事雅擅

絕藝立致青雲拔藻擢華鷹揚虎視一時修辭之士
靡不推雄奉雋於門下者以故家聲益振舊業不衰而
又器慮宏深措行周慎物情難害時論莫瑕誼在通家
私喜良切近者剖符常郡流惠江鄉歲值大侵政適寬
猛饑而不害民賴生全溢潤餘波激昂鄰國棲遲莫邁
慕戀徒深乃今幸以鄙事附致請教之私辱我執事示
以周行擲之近作僕行坐手之循環諷誦莫不淵源騷
選奴僕諸唐掩近代之名流振前工之絕響使僕奄有

奇珍光爛筭篋既藏復啟誇客示傳顧僕何幸得以燕
石而博隋珠乎僕老矣從事斯藝為歲頗多往往矜駕
享弊謂殆庶幾及覩瑤章則目奪氣沮抱慙醞縮已焉
杜口瑗也知非欲取舊草悉從焚棄而兒輩止之嗟哉
遺醜幸君無厭衰替力嗣德音深冀起予因之改玉

寄魏軫野

聚首不覺樂離析既久則覺愴悵耳而執事曾不一字
見及相忘耶抑冗奪耶可怪可恨鑒來辱寄物怪恨少

釋酒甚佳即日開尊一飲至醉如對故人豚肉香味頗
劣教云金華或膾也一笑一笑執事以解牛妙技小試
割雞不憂不及但虞太過耳夫明而晦用之剛而柔出
之此龍獲之竟伸聖知之妙施也僕嘗傷於虎者故以
此告君而歷龍門之險者或可與言舟矣詩不云乎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僕不能自計安能計人哉而獨願忠
於足下故以苦口之藥進幸毋曰汝何不自醫而遂吐
之也

與殷子

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伉儷家政之基豈可使宏隆一揆涇渭混源哉此鄭忽之拒齊不疑之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匹樂郤族均王謝閭等潘楊世睦本其門素既爾齊同稽厥風猷復無虧替又其子弟雅醇弓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褵言歸百兩是將箕箒獲所於是甥舅騰冰玉之譽龜筮告鳳占之吉風人詠其好仇宗黨替為具美斯天作之純休人倫之

畢營矣其或今跡雖微先鬼則大盾支云方祖德在稱
則駕言歸女意屬振微仁不遐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
用心矯偷之高舉也又或席門之眷甕牖之賓前徽
無間舊彥缺錄而豹姿突變驛角旋生無待能興誇塗
拔起則知昌願托冀庇望諧譬之食果畧株棄牢收豕
徽新福於將來違衆情而締納此婚姻之變例明賢之
逆覩也至若椎埋冗類闌閭校童不齒齊民世濟惡德
以逮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保之兒亡命負辜之徒導

騶先驅之廝蓬蔭戚施之狀俯仰無能侏儒介眇之稱
孝慈莫改擬倫於犬豕比德於伶優一旦以乾沒而致
多金資營苟以騰高貲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醜卑流
仰攀華胄推潤屋之餘脂希宵燭之末照於是醲肥啖
其門客貨賄誘其私親遊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衰
遂至寡廉鮮恥明目腆顏唯利是求族類罔計象齒競
謀鳳毛安惜是故育女猶之居貨行媒同於貿絲忍使
化源釀為賈道於是犀壁金珠爛充簪珥冰紈霧縠高

貯篚篚雖位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閭視之人喜譏善
謂之士莫不一見解頤弱息請往遂使纓冕之產入於
駟僧之門河鯉齊姜比於鳴盜之裔生為合菴之人若
牛驥共皁而食死為同穴之鬼則薰蕕並器而藏高門
遂爾降衡芳草由之化蕭矣士人贅行孰此為大哉僕
常懷此而未有陳也近見郡中婚媾多托媒於足下者
故敢布此幸子稱品審流別羣分類苟非異等務遵常
途毋使禮門頓開利竇也

與劉子

僕少不自慎年屆始衰輒被末疾小步軒序則腰膝苦
艱暑濕侵陵則擁腫坐困五六年來賓客逢迎公私慶
弔歲時宴集一切謝絕悉本是耳何也蓋旅進則逡巡
遲鈍獨殿賓行勉追則大類踈躍欲速不達往往附贅
同儔取譏觀狀而僕又褊狹淺急用以為恥而時俗不
察繩而罪之過矣時方抱疹而客有自高門至者袖出
饕餮數餅教僕餌之曾不決辰舊力稍還宿苦日殺幸

其有當而詰其從來則云君家服食之餘耳遂乃發書
證之其中益州之表稱其品賤而功奇先民之言良不
誣矣惜所饋不多儵然就盡茲欲廣蘊博儲俾應需不
匱而諸醫鮮能辨識者使但按牒不疑臨株漫擬采掇
一誤流害匪輕不寧驟損夫前功抑復嫁謬於往論伏
惟按本見示庶幾物色有徵乃可獲不遠之則而免似
是之非也況緣是以往遂得廁迹於賓朋蛻咎於踈廢
孰謂非執事之賜乎

答丁滄源

追惟早歲客遊京師適有天幸獲定忘年之交於令先
君之門因識超代之才於君結髮之歲朝夕計討微言
擬議大事僕信他山之石而君則在璞之玉矣散失各
歸寤言未置丁丑之春邂逅令先君於逆旅執手數言
草草別去彼時少年盛氣又新得志不圖世路之多艱
後會之弗繼如此也已卯秋僕以言事謫州吏隨中法
比罷返編氓自顧蹤跡洩忍負譏干詬日但屏處原野

俯仰自適無復有望於人世矣然而間覩仕籍知執事
名位日起聲稱藉甚又未嘗不鼓舞飛揚為故人驚喜
也庚寅間執事以憂歸則知今先君已仙逝矣豈一丁
丑之別遂成訣絕乎乃悔分攜未致鄭重遠缺芻蕘深
負幽冥客歲知執事借重江邦弭節鄰邑壤域非遐然
僕竟不能越境奔投道故信宿緣僕久嬰末疾以輿臺
則甚艱矣復不敢以煩有司又不奉君者三四十年矣
未嘗復能省記不使僕先馬而君忘焉而君拒馬不已

愧乎凡僕之有乏於門下者以此耳而執事乃竟不以
一介之使咫尺之牘辱焉豈果不復省記乎亦罪僕之
不先耶僕之不先於左右者有前所陳數者之難而君
之有加於不肖也則易易也僕既沮於難而君復吝其
易此心神之未孚而形跡之為咎也既而反覆思之似
能得君之微者僕素悉君仁孝人也凡仁孝者之於親
當其既沒也覩故物而興悲手遺書而廢讀況僕托在
知與雅稱不薄者乎想君語次賤子則追念往事一念

往事則永慕先人故搦筆伸紙戒使候發用悲婉而罷者屢矣雖然僕之望於門下者未已也猶計他日行縣至吾土當以野服展謁未晚也而教札忽及則知執事已獲不遠之復且旌軒北首久矣又知僕尚在省記矣中間述疇曩之迹備死生之情又幸僕之測君者中矣嗟乎僕但記君之少而君未覩僕之衰即使夢寐獲通豈得今狀乎伊邇阻見後晤何能我心悠悠其誰能極伏望勲猷懋著光我邦家至門下老賤故人獲蒙遺

簪之念足矣

答范東溟

執事手挈兵符控吳楚之要區遂使暴客滅影行旅弗
驚江漢恬波居民帖席誠仁義之金湯東南之保障也
田野鄙人沾賴扞蔽者至矣然未有窺於執事之全也
而間諸呂子則云執事負領神竒醞藉深厚其以文賦
名家久矣是有游夏之藝而又有方召之猷者也僕誠
私心艷之願附末交因緣無地而呂子則又云執事深

有意於不肖乃敢以賤製附工延佇德音望在教益而
札貺重錫獎與踰溢超之倫比之末而躋諸邃邈之品
執事豈虛譽人者哉而僕實忤其匪堪矣且僕弱冠客
京師一時談藝之交於海內英彥庶幾盡之而僕頗奮
臂其間激昂雄視謂往軌為必踐以前徽為可齊豈意
曾繳驟被塌翼南歸師友乖違見間阻限加以中歲血
氣見驅湛溺游詭不復綴叙流輩譏其自廢舊棄棄之
若遺日月如流冉冉得老竊深逝嘆之感寧無伏櫪之

思而心力困憊兼策不前堂與崇深欲近轉格又見近
日英俊輩出妙善日臻新論各持更凌互競至所姍病
雖少陵諸什猶不免馬衰耳乍間下舌屏息始悟古匠
之難追後薪之必上也嗟乎孔父無間之戒詩人老大
之悲少而誦之未覺警切豈圖今日於我證之顏暮莫
回憤恨徒結安得却老之方勉修不朽之業因以承下
風而追絕塵乎僕志若此乃為惠子盡之幸君無遂耄
我而棄之也

答郭桐岡

伏讀佳章雖程古範不詭時趨紬繹性靈濯磨風雅雄
才據勝吳致通微應景構辭辭非補假酌形敷象象逼
生成卓然名家允矣命世王孟合體始稱前身河洛諸
賢恐難方駕信玄譬之冥詮空叅之上乘也幸唯自信
非敢獻諛

啟郭桐岡

廷陳謹啟桐岡先生僕於左右輒有所薦幸君侯聽之

客有居門下者施生雨洒上人也。能琴，琴能自合材質，由膠漆徽軫以上不一假他手。古今人所為曲操，彼誦之曰：「是可絃，輒譜而被之五音，不爽。」能書，書兼真行草八分，又能漢楷，能篆刻，能雜畫，數者雖未臻妙善，然其品不下矣。能吳謳，謳能為疾響，為慢聲，其疾也則激烈，悲壯若劍客互擊，瞋目而語；難忽然為慢，則闌緩婉媚如孳媵病姬，隱呻澁訴，欲盡而不能予。每傾耳而聽之，未嘗不怪其宮徵之暗移，歡戚之驟逮也。其最奇者則

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點畫不淆體裁各具於粒麻
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即有炯眸非極視專瞪
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誠文囿之絕伎
生平之未覩也僕見古昔丸奩庖削之流皆得專精於
記籍吮替於間人此君子下逮之仁曲成之誼也況生
所能乃儒術之支裔學士之旁暢乎即其人跌宕負氣
澹泊寡營羈控莫施踈逸近達雖無典學之績而妙性
資之合雖在韋素之賤而蘊紳珮之器雖被泥滓之跡

而勵振刷之操雖寡儋石之儲而絕愠怨之色至於負俗之謗時時有之人不以病生生亦自謂不病也然則僕之禮之獨以其能哉僕於暇日於後二藝面令為之知其非妄茲不敢蔽乃以所為敬致記室一以明慧匠之未乏一以證吾言之不虛我侯多材藝而好奇其於此子必有鑒賞矣

答張靜峯

少日得附榜末幸哉有初奈何褊心難化多言繁譽義

難毀觚術乖巧宦遂致名染罪籍論在不貫遂乃甘心
疇隴投迹樵牧敢希不朽之業聊為卒歲之謀年來衰
病相乘志氣俱憊不惟絕想於鴻遠亦久灰念於人世
矣至於係仰親交何時暫置每於暇日一展年牒當時
朋輩彫落僅存俯仰生悲不能自抑斯生人之至情由
衷之真觸也不知青雲之交亦嘗興念於數澤之侶乎
前者節鉞駐黃適僕偶被未疾舉厯既艱輿臺復乏又
以壯猷開府之初諸司承律之日而僕以草野鄙人躋

躅江干為長揖之客恐於體局不無虧違耳而候史至
虛復申懊悵感愧何勝茲方僵卧而使者遠自軍門臨
榻授牘伏枕啟讀終則復始手之不釋古誼宛然遂不
覺憤結之去懷沉痛之蛻體也昔人愈病之微不信然
乎且以刁斗戒嚴羽書沓至而乃從容運輸馳訊故人
雅量足徵矣又聞弭節旬日先聲所屆魚鳥潰匿妖魄
竟禰功在不戰慚非劇孟曷贊雄圖若僕得以天幸藥
物際良復其故步於執事凱旋之日勉操筇杖伏謁道

左遂得執手斯須論心信宿則僕願尚厭飫足矣病中
口授鮮倫不罪不罪

答虞文表

友人王廷陳謹以木一具折價八金因使者致之文表
先生門下不腆可慙要實吾言耳在昔孔子脫轅於舊
館延陵挂劍於徐君惡涕出之無從貴心許之不負此
生死之純情先民之貞則也而僕獨於君無恙之年預
此不祥之器無乃繆往指而乖人情乎矧我執事術擅

長生容成難老名漏岱宗之籍永無就木之期而區區
必踐前盟不為忌諱者良以君子謂生為寄達人齊喪
於得况警凶可以保吉有備乃能無患竊恐區區此舉
結念雖勤效用必虛矣雖然寧使區區之舉無用不欲
執事之笑有窮也

夢澤集卷十七